

“铁杆粉丝”

■张 淦

前些天,我参加了一个杂志的摄影比赛,凭借一张荣立三等功的战士给老父亲敬礼的照片,闯进决赛。决赛设置微信投票环节,尽管投票排名并不作为比赛的最终结果,可我的一条“求投票”的朋友圈,让原本不擅长用微信的父亲,一下子成为微信中最活跃的人,并彻底变成了我的“铁杆粉丝”。

“亲们,请给30号投上宝贵的一票!”“咱们家出‘名人’啦,快来给30号投票啦!”父亲每天在微信群里“摇旗呐喊”,以至于打开手机,投票的链接霸占了整个屏幕。父亲的热情,让我一度怀疑自己参加的是综艺选秀节目。

“儿子,放心吧,咱四邻八舍那么多人,肯定有很多人给你投票。”电话那头,父亲的声音干脆洪亮。

原本,我以为父亲在开玩笑,可事实证明他已经把投票当成了“头等大事”。父亲不仅挨个儿打电话,发动亲戚朋友帮我投票,更让我吃惊的是,他开启了疯狂加微信好友的“模式”。路上碰到熟人,第一件事就是先拿出手机“扫一扫”,再动员他们投票。不到1个月,父亲的微信好友从50人增加到300多人。

“30号是我儿子,在部队搞宣传,照片拍得老棒了。”父亲认识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,很多人不会用微信,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的热情和决心。他逢人就夸我,手把手教大家下载微信,帮我投票。他的朋友圈动态每天更新好几次。

一天,我给家里打视频电话。接通后,母亲迫不及待地向我吐槽父亲的“疯狂举动”。她说,父亲今年买化肥的标准不再是质优价廉,而是看哪家卖化肥的售货员微信好友多、群聊多。要是谁能为我多投票,他就买谁家的化肥。

母亲身后,父亲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,正趴在炕边埋头写着什么,身边的计算器时不时发出“归零”的声音。

“儿子,你现在票数排名第三啦,跟第2名就差115票,咱们一个个追,相信很快就能追上。”父亲拿起手中的小本,凑到镜头前,笑容满面,语气非常自信,“你放心吧,票数我每天记着呢!”隔着屏幕,我仔细辨认。小本上,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几位参赛选手每天的得票情况。原来,父亲每天都会统计哪个选手票数比我多、多多少,他需要再联系多少人为我投票……

看着他无比认真的样子,我心中五味杂陈,忍不住开口劝他:“爸,您别忙活了,就是一个小比赛,不用太较真……”

我刚一开口,父亲就面露愠色,“什么小比赛?这是荣誉!你不用管了,投票的事交给我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我只好悻悻地挂掉电话。

临近比赛结束那几天,父亲慌了。看着别人飞快上涨的票数,他急得寝食难安。母亲说,父亲又把手机通讯录里的亲朋好友联系了一遍。

最终,票数还是被众多“后起之秀”赶超。原本不在意投票排名的我,想到父亲多日以来“辛苦经营”的样子,心里涌出莫名的不安。

我决定打电话安慰父亲,却不知该如何开口。谁知,父亲竟抢先发来微信,“儿子,你能穿上军装,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。结果不重要,你已经很棒了,你是咱们全家人的骄傲!”

握着手机,我把这几句话读了一遍又一遍。

“爸,我很喜欢这身军装。我也会继续拿着相机和笔,拍好每一张照片,写好每一段故事。”

按下发送键,我的心里豁然开朗。忽然发现,最重要的话竟然忘了说,赶紧补上一句:“爸,谢谢你!”

穿越时空的思念

■陈雪勇 华山

那年那时

“陈哥,我们看你来了。”曾婧轻轻地捧着一束千日红放在陈林的墓碑前。接着,她拿出自己写给陈林的信。陈林走后,她每年给他写一封信,这是第12封。

朝霞映照下的湘江,火红一片。墓碑上的照片里,年轻军人陈林英气十足。“爸爸!”女儿雯雯脆脆地叫了一声。

这声呼唤,让曾婧差点落泪。

2005年夏天,在四川地质勘探部门工作的曾婧,去峨眉山顶峰的金顶看“金顶祥光”。那天,她刚到万佛顶时,突遇阵雨。正想避雨时,一把伞撑在了她头顶。她转身一看,是一个帅气的男孩。聊天中,曾婧得知他叫陈林,是一名空军,利用休假来峨眉山旅行。

夏日的雨,来得快,去得也快。雨后的峨眉山上空,飘起缕缕红霞,托着三两朵镶着金边的绚丽彩虹。阳光下,峨眉山宛如从头至脚披上了金色的大氅……

“好美!”陈林与曾婧大声欢呼。

两人结伴下山时,已交谈甚欢。分别时,陈林鼓起勇气去花摊买来一束千日红,红着脸送给曾婧。曾婧迟疑了一下,羞赧地收下了……

陈林曾担心,自己无法给曾婧富裕稳定的生活。曾婧却说,自己从小就喜欢军人身上的阳刚与担当。陈林说,可能今后陪她的时间不多。曾婧笑了,说:“那咱俩就先试试呗!”

一场军恋,童话般展开了。

曾婧的闺蜜曾问她,感觉怎样?

“刚开始时,真的不错。一起走在路上,别人看到一身戎装的陈哥,会投来赞赏的目光。”可时间一长,曾婧感觉这段军恋像连着的线,虽然线一直牵在手里,却因为难得见面,仿佛似有似无……曾婧说:“爸妈要我慎重,但我还是想选择他。因为,他对我真的很好,走路总会牵着我的手,把我宠得像公主。更重要的是,他能包容我的任性,我感到很幸福。”

2006年,曾婧与陈林牵手走上婚礼的红地毯。婚后,陈林通常周末回家,有时候也会因为执行任务回不来;曾婧常去外地工作,两人有时候一两个月见不到面。曾婧知道,陈林飞行训练很辛苦。因此,她会提着炖好的老母鸡汤去军营看陈林。她曾想象着,和陈林在花前月下说说悄悄话,等有时间了,一起去成都锦里小吃街吃碗担担面、喝碗酸辣豆花……她觉得,两个

人“在一起”,比隔山隔水地说“我爱你”更实在。军恋里难免艰难和无奈,但她不后悔嫁给军人。

2007年,女儿雯雯出生了。雯雯的出生,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,也让曾婧在柴米油盐的风雨中饱尝辛劳。陈林不在身边的日子,曾婧自己扛煤气罐、做饭、深夜陪女儿打点滴……一次,陈林要去执行任务,曾婧给陈林留言:“等你回家。”任务结束,陈林心疼地拥着曾婧说:“能娶到你,真幸福!”
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发生8.0级地震。地震后的山区,云遮雾盖,气流不稳,对低空飞行的直升机来说风险极高。5月31日,陈林随直升机去执行救援任务。如同此前丈夫飞往震区救援一样,曾婧的心,随着峡谷中颠簸飞行的直升机,忽高忽低……

那一次,陈林再也没有回来。返航途中,山谷里突然天气骤变,陈林所在机组5名人员全部遇难。陈林留给曾婧的,仍是5月12日他离家时的背影。

当曾婧手中接过颁发给陈林的一等功勋章时,她真切地感受到,陈林已离她而去。她再也听不到他说“能娶到你,真幸福”了……

在株洲军分区官兵的帮助下,陈林的遗骸从成都迁葬到湖南革命陵园——湖南是陈林从军出发的故乡。



家庭秀

天寒地冻时/我送妈妈离开/她轻轻勾起/一捧天山洁白的雪/告诉我/她要带去江城
春江水暖时/我又见到了妈妈/她说/那一捧白雪/留在江城/化作了动人的樱花
周凯威 配文

新疆军区某防空旅军医张健的妻子张娇,是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的一名医生。返疆隔离期满后,张娇与家人团聚。这也是她与家人分别近三个月后第一次相见。这天,张健与儿子张睿睿,为张娇送上一朵鲜花,欢迎她回家。
宋石磊 摄

故乡煎饼

■解孝来

亲情菜单

有人说,乡愁是味觉的思念。一个人无论在外闯荡多少年,口音可能变了,但对故乡的味道依然会无限怀念。

山东煎饼,形似荷叶,薄软如纸,香气扑鼻。在我记忆中,煎饼是老家的主食,家中一年四季吃煎饼。

“妈,做什么好饭?”每次放学脚还没进门,我就扯着嗓子喊。

“天长日久的能吃啥?煎饼在茅笼(放煎饼的一种筐子),自己去拿。”母亲一边忙着手中的活儿,一边回应。烙煎饼是一门手艺活,不仅要掌握推、抹、滚、翻、叠等技巧,而且对火候要求很高。火候旺了焦,火候弱了夹生,需要用松软的麦秸秆、麦糠做燃料,如果用松树枝,烙出的煎饼还隐隐约约有种天然香。

农闲时节,父亲和母亲会到山上用铁耙去搂松树枝。父亲手握铁耙,弯着腰在山势陡峭的地方“寻宝”,母亲则在后面帮着捆起来。日落西山,他俩再从山上像挑夫一样将松树枝挑下山。一次,我跟母亲去后山搂松树枝。玩耍时,我被石头绊倒,失去重心,从高处滚下来……母亲见此情景,扔掉铁耙,抱起我就往诊所跑。所幸我只是划破点皮,没有大碍。母亲却吓坏了,一个劲儿地自责不该带我上山。

勤劳的母亲,总能让艰难的生活热气腾腾。离家到外地读书后,每个周末,我和妹妹都回家拿学生饭。由于煎饼水分较少,便于储藏,两大包煎饼和两坛子咸菜疙瘩,是学生饭的“标配”。母亲现在还常说,“你俩吃的煎饼能堆成一座山”。

为了烙煎饼,母亲提前两三天就开始忙活了,选麦子、地瓜、黄豆、玉米等食材,淘洗、浸泡。天不亮,母亲就起床推石磨。食材磨成糊状,俗称“煎饼糊子”。磨糊子是件力气活儿,上百斤重的石磨没有足够体力是很难完成的。磨快了,糊子过粗,烙出来的煎饼自然不好吃。添料必须有经验,勤添、少添,磨出来的糊子才细腻均匀。有一回,我被“轰隆隆”的磨盘声惊醒。我趴在窗台上,看到母亲一个人弓着腰使劲推磨,寒冷的窗户外已经结上了一层晶莹的冰霜……

“薄板压薄板,薄板底下冒浓烟——烙煎饼”,这是我儿时经常猜的谜语。一口大大的鏊子,一根长长的竹坯,一个擦案子的油架,就是烙煎饼的全部工具。油紫蘸点油,擦净鏊子,舀一勺面糊倒在小火烧热的鏊子上,用竹坯快速刮平,待边角微微翘起时,用竹坯轻轻一挑,整张煎饼就被揭起来……母亲熟练地从鏊子上揭下一张又一张。最让母亲担心的是阴雨天,麦秆受潮,烙煎饼时直冒浓烟。那时,厨房里没燃气

灶,鼓风机、抽油烟机等效具。火苗小了,母亲就对着麦秆一阵“呼呼”猛吹。她有时弄得灰头土脸,自己却全然不顾。低矮的厨房里,浓烟笼罩,我和妹妹就围坐在母亲身旁。刚烙好的煎饼,薄如蝉翼,厚度均匀,冒着香喷喷的热气,卷上大葱和腌制的香椿芽,我一顿吃个大肚圆。那种味道,那种幸福的感觉,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日子像河水一样流淌,吃着母亲烙的煎饼,带着母亲的期望,我一天天成长。以前在老家时,吃个煎饼蘸酱大葱再平常不过。如今,我在外当兵多年,远离家乡,家的味道仿佛就在嘴边,煎饼成了一份难舍难分的牵挂……

2013年,我把操劳大半辈子的父母接到城里居住。每次去商场超市,我都不忘买几包煎饼,母亲再也不用为拾柴火烙煎饼而发愁了。

“咱!”燃气灶一摞,火红的火苗映衬着日子红红火火,用母亲的话说,那叫“踩着银桥上金桥——越走越亮堂”。



从长旭 绘

光影间 爱意融融

■黄远辉

妻子本不会做饭。我生日那天,她执意要下厨为我做一碗长寿面。望着她手忙脚乱地在厨房里折腾,我悄悄拿出手机,拍下那个场景,不料被她发现,引来一阵轻声呵斥。

应声而逃的我,回到房间,一边查看刚刚拍摄的照片,一边等待妻子的长寿面。过了好一会儿,她才把那碗碗相叠一叠的面条摆上餐桌。还没等我尝一口,她便要过我的手机,开始“审核”那张下厨照。

妻子并非不爱拍照。相反,她一直是我这个摄影爱好者镜头里的主角。我们第一次约会,似乎就和拍照结下了缘。当时,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上学,约好周末一同去郊外秋游。满心期待的我,特意带上刚买不久的相机,想着在记录美好的同时,也能给她留下个文艺青年的好印象。一路上,我们并肩而行,相谈甚欢,几乎忘记了相机的存在。直到我先行通过索桥,转身看到她正一摇一晃朝我走来,这才想起打开背包,端起相机。恰巧镜头里的她,正抬眸看我,长发飘动,笑容甜美,那一瞬间,我知道自己已然“沦陷”。

妻子是典型的南方姑娘,心细情深。毕业,意味着我们将开启异地恋爱。临别之际,她送给我一个棕色的钱包。钱包里,放着两张照片,一张是她在校园宿舍里的自拍照,俏皮可爱;一张是我骑车载她,她在我后背的偷拍照。两张照片饱含我们在一起的回忆,被我视若珍宝,至今亲在身边。

我留给妻子的照片,大多是我休假时我们的合照。对于每年那段朝夕相处的时光,我们格外珍惜。我们约定有生之年要一起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。每到一城,我们会走街串巷,寻找最美的景色,架起三脚架,摞下快门。沙漠绿洲、天空之镜、黄浦江畔、洪崖洞……细细数来,我们已经在不少地方留下足迹,存下数百张照片。其中,在“西北大环线”一段拍摄的照片,妻子最为珍视。几年前,我跟随部队远赴大漠戈壁,引来妻子一阵羡慕。后来,愿望成真,她自是喜不胜收。

渐渐地,妻子也对摄影产生了兴趣。她利用闲暇自学技巧,时不时还与我交流切磋。正所谓爱屋及乌,我明白,在这共同的爱好之下,更多的是她对我的心意。

在我们相恋5周年的那天,我提前把这些照片剪辑到一起,准备好钻戒玫瑰,秘密上演了一场“求婚大作战”。一曲《可爱女人》唱毕,大屏幕上出现了我们的照片……四目相对,我看见了眼中的光芒,她读懂了我还没表达的内心。千百个相互依恋的日子,早已让我们认定彼此。即使深知军恋不易,她也未曾犹豫。接过玫瑰、戴上戒指,她告诉我,她愿做一名军嫂。

对我们而言,照片不仅是爱情的见证,亦是化解危机的良方。在为数不多的几次情感“风波”中,它们扮演了定海神针的角色。印象中最深的一次,是我在连续几个月外训之后,又一连几次见面失约。妻子找我理论,我因工作闹心,赌气不去哄她。我们冷战数日,最终在某个夜深人静之时,思念如同潮水般将我淹没。我忍不住翻开手机相册,选取一张合照,发送给她,配文:晓看天色暮看云。不承想,千里之外的她也尚未入眠,回复:你那张丑脸泛泛微笑,并配图为证……悄然间,风波平息,爱意融融。

在当下短视频流行的时代,我和妻子也开始尝试拍摄属于我们的Vlog(视频网络日志)。遇到重要时刻或者值得纪念的事件,我们会事先开个“研讨会”,有模有样地策划制订拍摄脚本。渐渐地,我们形成了共识:不用刻意设计,只需要做到真实记录,未来再看便已足够珍贵。镜头之下,光影流动,生活的温馨与美好似乎也被放大。去年,我和妻子领证结婚。我们把婚礼上拍摄的短片发给朋友们,大家纷纷点赞祝福。

随着时间的流淌,妻子与我已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单位里一直有新人拍摄军营婚纱照的传统。妻子得知后,表示也一定要拍摄一组。问其缘由,妻子说,在她看来,如今部队不仅与我密不可分,也成为她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言语之中,情意满满,击中我心。

“咔嚓!”眼前,妻子正拿着手机与我合照,记录下生日吃长寿面的温馨一刻……